

人间烟火

总馋那抹“柠檬黄”

□崔启昌

秋风起的时候，老家村北的山梁、崖坡、林地和沟畔上，会涂抹开当年最后一茬“柠檬黄”。

像是听到闹钟的响铃一般，迁居城里的老杨闻得秋风摇曳枝叶的动静，总爱迎风仰脸感受风中是否融了凉意，试探这凉意究竟深到了几许。

已年逾耳顺的老杨，在身手自如的几十年间，劳作时的汗珠子几乎都摔在了老家的田地里。迁进城后，他始终眷恋着老家的人与物，想念着老家弥漫房室、洒散院落的烟火气息，更念着老家簇簇“柠檬黄”带来的悦动味蕾的饕人之味。

柠檬黄，是老家人对黄花菜所呈花色的象征性描述。黄花菜有若干好听的名字，老家人还叫它黄花苗子，学问深的人常称萱草、忘忧草。城里人常吃黄花菜者恐怕不多，像老家人一样的庄户人，饱吃由黄花菜制作的各色菜品的不在少数。每年初夏朝霞乍露时，拎篮采摘黄花菜的老杨及老家若干人的身影，就会出现在坡野及山梁、林地间。迎来送往，抑或居家下酒拌饭，烹一道视同山珍的黄花菜好看，跟那口溢鲜盈香的好味轮番缠绵是常事。

老杨在恢复高考后，成了老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。学成回村后，他未谋高就，身心都搁在老家的山林跟庄稼地里。他领着长辈、平辈和晚辈们靠山吃山、吃山养山，保护着地里的黄花菜。几年光阴走远，暮春至初秋，“柠檬黄”在老家的许多地场烂漫开来。随之，采摘并干制的黄花菜有的成了村人寄托乡愁、念及情意的信使，有的当了化解馋念、熨帖饥肠的吃食，还有的化作填充腰包的实在收益。

时光悄然流过。晚辈接年事已高的老杨进城康养，他却对30多里外的老家念念不忘，对烂漫在老家坡野那恣人的“柠檬黄”依依不舍。秋风融了

凉意，老杨不作过多思忖，起身返乡，在太阳露脸的当口，赶回故地，采摘那些刚刚咧嘴的黄色“山珍”。跟老少乡亲打过照面后，老杨又马不停蹄地返程，剖开“山珍”，掏净花蕊，漂烫焯水后依次摆放在架起的苇箔上晾晒。

关于黄花菜的做法，老杨最拿手的是凉拌，这是他自嘲的“懒汉做法”。黄花菜泡发停当，沥干，和蒜泥和在一起，淋生抽、香油，再捏一小撮细盐拌匀，盛碗装盘。这道凉菜清爽开胃，尤适下酒。

热油爆香姜蒜，将泡发沥干的黄花菜跟胡萝卜片、黑木耳一同入锅速炒，加少许酱油、细盐，出锅。这道清炒黄花菜不失营养成分，是米饭的“好伴侣”。老杨对此情有独钟，无论是自己烹制，还是老伴掌勺，总喜欢这口。

充分泡发的干制黄花菜切碎，与鸡蛋、虾仁或猪肉混搭，各色调料适量，拌好后可当馅料包饺子、包子或锅贴。老杨说，这类融进老家黄花菜的吃食，每每咀嚼，都会想起老家的土石草木，想起老家人曾经坐立、转身、行走时的样貌与姿态，还会想起昔时村子里傍晚时分娘亲唤儿女、暮归的牲畜返栏圈、禽鸣犬吠回庭院的场景。

炖排骨汤时，老杨见肉已烂、汤渐浓，便会随手抓两把干制黄花菜，洗净后摞进沸锅里，眼盯着文火或炭火余烬慢煨的铁锅里，黄花菜与汤、排骨亲近、融合，猜那诱人的好味该在哪个关口全然释放……

老家属胶东，可谓倚海而居。这些年，老杨爱琢磨拿黄花菜跟海鲜食材撮合，捣弄出的鲜中盈香的海派黄花菜肴颇得家人好评。海虾去须爪后，少油盐与黄花菜同炖，汤汤水水丰盈适口，下酒拌饭，当是饕人之肴。干制黄花菜泡发好，与蛤蜊肉一起炖汤，叫人欲罢不能。海中少见的粗似成人手指

的竹蛏煮熟取肉，与泡发适中的黄花菜为伍做菜，老杨只加蒜碎、细盐、生抽跟小磨香油，边吃边调拌，不光鲜香沁人，两种食材嚼劲儿相当，又都呈条状，抵酒下肚，夹菜咀嚼，美哉快哉！

“治气火上升，夜少安寐，其效颇著。”念过大学的老杨知道黄花菜是上好的药食同源之物，更知道古时便有文人墨客借用诗文书画作把话道给这种植物。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”孟郊的《游子》一诗，老杨了然于心，回老家采摘黄花菜时，常在晚辈们跟前念起，不少回自个儿的眼眶里还盈满了泪水。

今年秋风起的日子，我作为客居他乡的老家人，在村北林地采摘晚茬黄花菜时，恰好遇到差两岁即到古稀之年的老杨。歇息时，他又复述起孟郊的《游子》诗作，而我则给他念了前些年看过的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主题曲《萱草花》中的几句歌词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懂了忧伤，想着它，就会有好梦。遥遥的天之涯，萱草花开放，每一朵，可是我牵挂的模样……”

老杨长我一辈，在老家住时我们是前后屋邻居。返程时，我跟他一道看了两家而今只剩破败屋框子的昔时住处，彼此没有过多言语，只是不约而同地道出了明年从初夏到秋风起时，还回老家，到老家的坡野、山岭、林地间采摘黄花菜的心愿。



诗情画意话中药

□丁福军

我喜欢传统老式的中药铺，路过时一般会走进去看看，虽然我并不懂药理，但很喜欢看有点仙风道骨的老中医，规规矩矩地坐在乌木方桌边，戴着老花镜，对求医者望闻问切，然后开出药方。方子上的字，笔走龙蛇，常人不容易看出写的是是什么，但那小学徒，拿到方子后一声不响地在一排排嵌着黄铜把手的暗红色小抽屉里，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地寻找，再用专用小秤称重，然后麻利地用草纸包好。这哪是在抓药？简直是在装艺术品！

中药的名字，极富诗情画意。在一格小抽屉上，标注着“望江南”，看到这仁字，我就想填一首富有特色的江南小令，出现的画面是：宽面的池塘里，浮萍连连，一张大大的脉络分明的莲叶，平展如盖，鲜活活泼又自带婉约，风过处，引得池水涟漪一片……虽然这味中药的真实身份不过是羊角豆、野扁豆。

旁边的小抽屉上写的是“当归”，我立马想起唐朝诗人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诗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

紧挨着“当归”的是“苦半夏”。这未免令人想到，晚春初夏时节，持续干旱，刺眼的阳光照着久渴的池塘，周遭听不见一声蛙鸣，但深深庭院里，却传来阵阵燕声，盛开的山茶花芳菲满院，随着微风荡着秋千飞出院墙。

遇到大暑天，肝火旺盛的患者，中医开出的药物往往是生长于不同地域别名谓“节华”“金精”“延寿客”的黄色白色干菊花，患者眼看着一朵朵干菊花，在杯中的滚水里缓缓升到杯口，并渐次舒展开来，再现曾经的芳华。

想起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给生病的晴雯熬药时的感慨：“药气比一切的花香、果子香都雅，神仙采药烧药，再者高人逸士采药制药，最妙的一件东西。”确实是这样啊！

那日自中药铺出来，临出门时我恋恋不舍地回眸，突然瞥见最上端的小抽屉上用白漆标注的“仟年见”仁字。一味中药居然取这样的名字！名字的背后，是不是隐藏着一段传奇故事？一仟年，那么长的光阴，是为了和谁相见呢？

不由想到上世纪60年代上映的电影《追鱼》。影片讲述的是借住岳家在碧波潭畔草堂攻读诗文的白衣书生张珍，与恋他才华、慕他人品化作金牡丹的鲤鱼精的故事。片中，张珍看到的只是一位美丽多情的温柔女子，根本想不到对方以前沉潜碧波水底独自修炼千年的坎坷经历。他如何能想到，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孤独和痛楚？为了和他在一起，鲤鱼精放弃千年道行、失去成龙机会、忍痛刮下鱼鳞……此结局实属不易，真不枉“仟年一见”！

一味中药的名字，让我浮想联翩。

琅琊放歌

秋念

□程爱国

叶脉从凝止的镜里
浮起细碎的霜
它们铺展着柔软的光阴与怅惘
几枚影子在窗棂间徘徊
收仓的时刻
记得把它们藏进心房

芦苇是念想的模样
在风里轻轻摇晃
渐渐地漫成
陶渊明吟过的淡泊秋光

残荷从塘角探向镜心
不急于凋零
它想默默地守在这里
这样人们就觉得夏天还未走远

桂花飘香

□郑雄

今夜，南窗的桂花
以香为语
隔着窗棂与我对话

石阶上积满了枫红
月色如霜
它娇小玲珑却馨语醉人
我悄然泪坠窗台

不是怜香惜玉
只因它
飘香的絮语沁进心脾
暖着心头的沧桑

也许，明朝开窗
案台会落满
被秋阳镀金的桂子

阳台

□荐希华

阳台上种了两盆菜
窄长的花盆像极了故乡的菜畦
而故乡已没有我的一分地
一畦辣椒
一畦西红柿

喜欢看一粒种子
从发芽开花直到结果
泥土是勤勉的 也是诚实的
但同样的泥土
会长出不同的果实
有的辣
有的甜

我会迎风流泪
有时候因为吃了尖椒
有时候因为看久了太阳
有时候因为
看见小小的我背着大大的书包
盘桓在路上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